



虛舟題跋卷四 原第七

王翁林先生著

吳興陳焯映之  
秀州楊建立三 校訂

唐李懷琳仿絕交書見竹雲本

唐孫過庭書譜見竹雲本

唐李邕少林寺戒壇銘

孫虔禮議子敬以為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  
標置成體泰和祖法子敬特又過之雲摩將軍

碑鼓努太甚開後來佻巧氣習私心甚不喜之  
唯嶽麓寺碑筆力圓勁為不失子敬手意此少  
林寺戒壇銘又泰和書之最小時且刻字稱伏  
靈芝乃泰和所自勒尤是其絕矜意之作然考  
都氏金薤琳瑯所載文同而款特異為南館學  
生張傑書余未見張本疑不能釋豈此或繫重  
刻歟然觀其筆法蒼秀定非重刻及以此本細  
按金薤琳瑯彼闕九字此一字無闕其間多寘

異同者又有數字然後知當時蓋有兩刻而曹  
秋岳金石表亦並載之其為兩刻無疑也戒壇  
始於長安四年碑建於開元三年舊史邕貶括  
州司馬在開元三年以後十三年以前然為括  
州司馬未嘗為括州刺史也其為括州刺史在  
配流嶺南後新史云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  
刺史而此銘立於開元三年正月已稱括州刺  
史豈兩史皆誤歟

唐書卷四  
此碑傳本絕少向於淮陰程氏見一本球圖視  
之此本閩中蕭氏所藏蕭以耿逆亂被害其子  
靜君拾取遺書逃來江南為吾友許矣晉所得  
余從齊晉借觀禱而有之

唐歐陽通道曰法師碑見竹雲本

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唐太宗以高祖武德九年八月即皇帝位十二  
月即有詔封孔子後重脩聖廟當即位之初便

能崇儒重道如此可謂知所務矣新舊史皆不  
載蓋失之也碑成墨本進呈特賜世南王羲之  
黃銀印一顆世南表謝稱貞觀七年十月蓋新  
廟始於武德九年至貞觀七年乃成爾然考舊  
史世南當太宗為太子時遷太子中舍人及即  
位轉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此碑但書太子中  
舍人著作郎無宏文館學士蓋由史誤七年轉  
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而謝表仍稱太子中舍

人著作郎豈其轉秘書監在十月後歟碑本無額至則天時始命相王旦為之額相王旦者睿宗也睿宗為高宗第八子以龍朔二年生則當貞觀七年睿宗尚未生故知書額之當承則天命也按舊史帝以聖歷元年則天封為相王仍改名旦授太子右率衛長安中并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碑稱司徒則承命書碑額當在長安中唐刻本碑末故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

月壬辰水八日己亥木書額二十一字亦相王書可知承命書額之當在長安三年矣又有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两款宋刻俱失之則知宋刻之草率多矣原額為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宣宗大中五年國子祭酒馮審奏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今額但有孔子廟堂之碑六字無大周二字蓋承宣宗時所琢去者

重刻也相王旦款仍存者以是睿宗御書故也  
碑不知毀自何年宋初王彥超重刻山谷云頃  
見模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今觀舊  
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道則知此本之失真  
遠矣字之斷闕者金薤琳瑯載一百七十有九  
字蓋此碑當山谷時所見惟榮輯子雍家一本  
未斷闕餘張福夷蔡致君本則皆以摹本補綴  
則在當時全本已不可多得故山谷有孔廟虞

予今見唐石真本  
乃知陳本迥類於  
圓亨而城武本乃  
轉有得真之象  
已撰小考一卷

考身先生卷之末  
見碑武舊本

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之句此本蓋據已  
斷本上石法刻後方斷特至今年深日久更益  
剝食耳山東城武亦有刻刻法微弱遠出此本  
下而斷闕處互有不同余以兩本叅校臨此一  
本僅闕四字信快事也

以城武本校長安本標題首一字俱闕然知其  
為孔字者以頷作孔子也堂上多子廟二字相  
王旦款千下有牛字文字之首有微臣屬書四

此云越行者身指  
城武本之行次之  
蓋先生不知城武本  
之行次與陸本不合也

字神下有功聖二字翦下有商之業雖復五字  
電下有以立二字鄉下一字此是彼此皆闕有栖遲  
洙泗不五字張下有窮字者下有也字越行之  
首有夫子膺三字膺下二字此是五緯彼此皆闕纔下有  
勝逢二字言下有感而遂三字顯下有至仁二  
字什下有危遜二字以下有適字懷下有寶字  
石下有函字之下有在字命下有卷舒二字歟  
下有於字貶下有故能使紫四字月下有既而

此言為  
者有三  
案補入

二字却下有流波瀾三字區下有中道二字墜  
下有漢字之下有元始二字匪下一字此是一字彼此皆  
關道下有興廢二字允下有屬字猷下有蒸字  
扶下有興業二字宇下有納字命下有兆庶樂  
推四字九下有圍席二字使下有地平天成四  
字憬下有彼字被下有犁賴厥角四字藁下有  
街字懷下有馭朽興瞻納五字賦下有斲珣二  
字必下有在膠維道德潤六字入下有神妙二

字日下有有詔立隨故紹聖七字德下有倫為  
褒三字崇下有邃悠悠虛白圖真七字人下有  
功象二字侃下有侃禮容仍觀衛賜不八字疾  
下有而速神三字遍下有該羣籍乃製金六字  
九下有師多士伏四字之下有為貴而知道之  
由七字街下有黃道之側聿興壯觀八字銘文  
景緯下有垂象川嶽成形挺生八字三下有川  
削弱六國從衡鶉首九字盛下有有晉芴離維

傾柱折八字會下有昌字大下有唐撫連率四  
字儒下有載字儒下有風字凡一百八十六字  
以有明內庫宋本為正校定無譌若今關中本  
又不知闕食幾許矣聞康熙間內府有真  
蹟重摹本完好無一字闕祕閣固藏外間不可  
得見但有神往  
昔人稱歐書外露筋骨虞書內含剛柔君子藏  
器以虞為優此碑重刻於宋初蓋已失其本真



矣而清和圓勁不使氣質不立間架虛而委蛇  
行所無事尚足照映一世欵流百代不知唐刻  
原本妙更何如馳仰未已迴視歐褚猶覺有筆  
墨痕跡在未若永興之書以無結構為結構無  
所用力而自得右軍心法也  
永興書法受之智永此碑信是永師適嗣但比  
於千文則此碑為稍縱耳此時代之變在作者  
不能自主也

彥超重刻此碑頗亦草率雖於永興虛圓氣度  
不至全乖而其一種秀勁之韻則微茫之間去  
之千里矣碑中及金冊斯誤此說不確以及為反垂範百  
王中脫於字又其草率之易見者至碑末相王  
旦等款之脫失斯又不足言矣

按元人虞堪定陶河出孔子廟堂碑序近定陶  
縣河走決有唐虞永興書孔子廟堂碑出其守  
請於朝而樹之學宮則定陶又有一碑矣不審

明史地理志洪武  
十年五月以定陶省  
入城武縣據此則所

謂定陶學宮即今之城武學宮也

向所謂城武者即此碑否又序稱貞觀間刻始成僅拓數十本賜近臣廟遂火而石燬則自貞觀間石已燬廢武后時再刻至宋王彥超則三刻矣虞堪甫里人至正二十六年作此序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志

虞山嚴武選贈余汝南公主志比今戲鴻本倍獲過之思翁自謂此志為其手摹乃鐫刻凡劣一至於此吾嘗論戲鴻帖為有明下榻第一信

篤論也

唐虞世南破邪論序見竹雲本

唐虞世南醒滯帖

三行二十一字足抵一卷廟堂碑此永興玉潤帖也墨蹟在故少司寇卞公家余在京時從其子索觀已售去不復可見矣

唐虞世南積時永公塔二帖

永興此兩帖真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奇絕之

迹也余臨此凡經數十過乃得似

唐摹褚遂良文皇哀冊

右唐文皇哀冊一卷白麻紙書無書撰人名氏獨卷末有于瓌款當是于瓌所摹按瓌為休烈曾孫禮部尚書教第三子登進士第今觀其筆法秀潤精能廓填之妙無筆痕墨跡信能傳唐初名賢妙法者也卷首有唐文皇哀冊褚遂良書九小字後有紹彭款玩其楷法與前九字同

當是宋薛紹彭所題董其昌摹入戲鴻帖而無薛款則緣董草率而于瓌摸本之佳亦可知矣真蹟舊藏岳倦翁家北燕喬篔成定為唐人書明初詹國器又得一卷以示宋潛溪定為褚登善書然詹卷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款識故王弇州目為贗本今此卷既非真蹟又無脫字蓋又別是一摸本耳

宋潛溪云此卷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

南晚入右軍之室此卷温潤似虞其結體則多  
法右軍雖外拓取姿而筆力堅正已為元章先  
導吾向以為元章嘗效之而希兒遂目為褚河  
南亦自有見又希兒以為登善晚年書按遂良  
卒愛州時年六十有三則當文皇初崩遂良才  
五十三耳此時初受顧命正其盡誠輔主時其  
後尚有諫立武昭儀及屢受貶黜諸大節希兒  
考之未審故漫以為晚年書耳

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趙子函石墨鐫華稱同州本勝雁塔此不知書  
之言也同州本從雁塔重摹不惟筆法懸殊并  
羸細亦別雁塔本筆力瘦勁如百歲古藤而空  
明飛動渣滓盡而清虛來想其格韻超絕直欲  
離紙一寸律以右軍之法雖不免稍過要之晴  
雲挂空仙人嘯樹故自飄然不可攀仰矣余酷  
喜褚書獨於此碑驚怖不敢涉筆春杪將還里

此兩款其一詳也  
其一似足字於而  
實是在字下  
間連字下  
也

上冢恣意臨此一本攜之以行遍示友勿無道  
好者燕支牡丹古今同慨矣元刻兩篆額筆力  
短弱余按古法為改題之費曰晴空無雲秋水  
涵清元酒味淡太音希聲心細手和軒然欲翦  
褚公當云有筆卿處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為薛曜稍  
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  
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

頤呈正踏蕩  
類亦不止於此也

棲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顏須知  
其變化學柳須知其嫵媚

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藤以  
其漸近自然

此碑與穎上蘭亭不隔一綫乃知穎上本果是  
褚公書看似踈瘦實則腴潤看似古澹實則風  
華盪鬱頓挫連筆都在空際寔然一落偶爾及

評薛公石唯先生三五先薛少佳真通五耳也置於得

紙而字外之力筆間之意不可窮其端倪矣後此惟山谷老人為得其意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宗也

焯按此第一段與竹雲本頗有異同當以竹雲本為定茲不復錄而竹雲本康熙己丑一段則虛舟本所無後同州聖教序跋二本相同。見先生臨是本自跋云褚河南聖教序

凡兩刻一在慈恩寺雁塔一在同州倅廳雁塔本乃其真跡同州則後人所摹刻者雖一肥一瘦彼此不同而細較筆法其為一書而兩刻的然無疑也丁亥冬寓居晉陵得雁塔舊本三數年來夢寐以之曾未窺見墻壁南沙前輩屬學坡同年索臨全本知不足當能者之一叟然黔驢之技心於此矣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十日記考先生、於康熙戊

申時年四十有六

唐褚遂良同州聖教序 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兒寬贊 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黃庭經

唐李白有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  
白鶯故世目黃庭為羲之換鶯經按晉書羲之  
傳山陰一道士養好鶯羲之往觀意甚悅道士  
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則換鶯乃道德經

非黃庭經太白誤也然世遂謂黃庭經非羲之  
書亦誤也梁陶貞白上武帝啓逸少有名之跡  
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象贊洛神梁時去晉  
不遠且貞白書法最精必非漫語褚遂良錄羲  
之正書以樂毅第一黃庭第二唐人最重樂毅  
自經太平公主之禍為老姥付之竈火於是樂  
毅遂已開元五年錄太上正書三卷遂題黃庭  
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祿山之亂潼關失守

遂失黃庭所在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莫知其  
處而黃庭又云今世所行皆唐人臨本字法質  
木不見右軍騰天潛淵之妙且千臨百摹并無  
唐人妙處何況右軍褚善登深於二王其所臨  
清和寬裕翛然自得右軍風流仿佛可見去世  
俗流傳本高下不可數計按元王秋澗記元破  
臨安所得三宋書畫目云褚河南黃庭硬黃紙  
楷書南唐昇元間裝又有明萬歷間新安吳用

卿得褚臨綠絹本勒石餘清齋又穎上黃庭亦  
是褚摹則知褚公於黃庭臨本非一昇元本余  
未曾見穎上矯變餘清鬆秀此本兼而有之信  
是褚摹第一矣前後有吳興園印當是趙子昂  
所收子昂實學此書形神逼肖吾向日此為子  
昂所自出不誤也有明嘉靖以來為晉陵唐氏  
所世守卷首有唐順之印卷末有冰菴印冰庵  
諱鶴徵荆川先生之子也此本之流傳有緒如



此後有惲南田一跋云清矯有骨力虞歐法度  
從可想見雖云考之未精然亦已道著矣又云  
半園唐氏亦有一本半園唐孔明諱宇昭園也  
豈此本未入莊前已曾流傳歸他氏歟耐齋不  
知何人他日當就武進知交處問之

思古齋石刻

河南書本韓對節世人皆知河南書之神而不  
知其所以神也河南晚年無筆不酷撫對節獨

禮忌解是記神  
壯節之事非世所  
書也

思古一刻乃為神似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  
神而明之獨見天倪此其所以神也兩聖教規  
規撫仿猶有跡在  
穎上石刻多刷絲後本了乏河南神妙之意此  
猶是未刷絲前拓吾平生所見惟蔣學士蜀占  
本及此兩拓本耳今并刷絲本亦被俗令張俊  
英所毀不可復得况此元本手霍山幸珍重而  
力學之寶帖難得勿孤負也

思古齋殘本

思古齋黃庭脫  
字中問一可世又  
一字

此刷絲後本已為惡令張俊英毀去所存惟此  
二百又七字耳即此數字已寔過世上黃庭經  
萬萬矣鶴山珍之

唐褚遂良隨清娛墓志銘見竹雲本

唐褚遂良東山二帖

僕嘗說河南書渣滓盡除但存精液格韻超絕  
殆欲離紙一寸學之者正須有透過紙背筆力

乃有契處正未許插花舞女以輕心掉之也

唐褚遂良高士贊見竹雲本

虛舟題跋卷五 原第八

王箬林先生著

吳興陳焯映之  
秀州楊建立三 校訂

唐薛稷杳冥君銘

薛少保與歐虞齊名而所流傳書不過數種此  
杳冥君銘絕似河南尤少保書之烜赫者

唐薛稷正立三帖

董廣川稱薛少保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致備故

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脉於褚為近至於用筆  
纖瘦結字流通又別為一家三帖風神駘宕信  
廣川之為知言矣

唐明皇紀泰山銘見竹雲本

唐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見竹雲本

唐徐浩嵩陽觀碑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  
仙藥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

之禍史但稱林甫迎合固寵妒賢嫉能屢起大  
獄而不言其引君於邪未為探本之論也自開  
元廿二年以李林甫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  
學得妙寶真符聞空中仙語史不絕書獨此孫  
太冲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推之則明皇晚  
政之惑其昏為林甫所蠱決矣碑稱上方滌慮  
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庶政一  
以委成林甫林甫乃不能引君當道而縱君於

聲色是艷妻之禍固由君昏而引而成之者林甫也然向非此碑則林甫不過一權相耳權相代所時有何遽階之亂乎隕然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則碑之所繫大矣碑文撰自林甫於時韓愈氏未生八代之衰未起而此碑文體疏越非復唐初繁縟宿習庶乎鬱然可觀然林甫中無學術此碑決非出林甫手史稱郭慎微范咸文士之闡首者代為題尺定當是闡首文士筆

耳

有唐一代分書多涉方整與漢為異獨此碑清圓隸古似婁壽韓仁等碑所微不及者其變化耳按趙氏金石錄徐季海隸書碑刻最多唐人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名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然學者苟以此碑印之漢法是合是離必有能辨之者當時明皇隸法大似季海泰山

唐子昂是品卷五  
銘孝經等碑渾博有漢人氣息只以骨韻未道  
稍遜季海一格耳

今作分書者開口道漢實則尚未夢見唐人脚  
底汗也季海此碑才是漢人適嗣顏學分書者  
從此細參之

裴迥題額隱密有餘而肥膩過甚余以漢孔宙  
碑題額筆法稍束令瘦削使進於古若其一波  
一磔盡仍其舊不敢改為也

唐徐浩朱巨川告見竹雲本

唐實際寺隆闡法師碑

隆闡俗姓張南陽人唐高宗總章元年帝見夢  
召至授官不受固請出家遂落髮於西明寺時  
有大德善導闍黎十餘年而死隆闡為建墳營  
塔又於寺院造塔一十三級得聞於上高宗及  
則天皇后臨幸其寺時有賜予永昌元年勅主  
西明寺講弥陀等經勸眾念佛又為帝及帝后

造淨土堂一所以及彌陀等象遂以風瘵死時則  
天大足元年年六十二中宗神龍元年乃贈隆  
闡大法師元宗天寶二載弟子思莊等始為立  
碑凡其徒所為推崇其師者不過如此固無甚  
奇功異德可為緇流表率也且其文詞蕪縟與  
岑勛多寶塔碑同獨其書大類聖教序清潤秀  
健照映一世以此為世所重碑首懷悼及書四  
字不可曉遂起後人多少閑議論按唐人最重

佛其為和尚立碑注注多涉浮夸如裴相大達  
法師碑及此碑之類不過盛誇寵遇以欺世動  
衆而已碑不書撰文名氏蓋即思莊等倩人代  
作且皆是天寶初文當與多寶碑同出一手文  
辭氣格無一不與多寶碑同當俱是岑勛所作  
其書當即思莊等倩人所書故於懷悼下加一  
及字故作諱語以見吾緇流中亦有能為右軍  
書者摠是一段浮誇語耳其是與否正不足湊

考也

唐玉真公主靈飛經

董思白云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為玉真公主  
寫進明皇前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  
生跋按卷末款書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  
奉勅檢校寫並無鍾紹京代書之文且既是奉  
勅書決無倩人代書之理新書公主傳玉真公  
主睿宗第十女竇皇后所生明皇獨懷女弟字

持盈始封隆昌縣主以避明皇諱改崇昌又改  
玉真公主太極元年與金僊公主皆為道士進  
號大洞三景師既肯奉道出俗則真淨固其夙  
志亦決無交通宰輔屬其代書之理不知何緣  
遂目為鍾紹京也豈以書似紹京故遂有斯目  
歟唐世最尚書法一名書出千臨百摹必求其  
似乃已紹京當時以工書直鳳閣凡明堂門額  
及諸宮殿門榜皆使書之則玉真公主私學其



書固自有之而昧者不察竟目為鍾紹京也款稱奉勅書思白言自寫進亦有誤據思白言前有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今皆未見或由前人標目之誤而思白承其說耶諱以龍譌可為一笑也

董思白甚愛靈飛經每欲書法華經必凝觀許時然後書之其持鍾書之說甚堅可大書世罕傳本比于新安吳氏見所書遁甲神經真跡半

克生書見龍  
系書

卷筆力秀勁與此正同故思白斷然目為鍾可大亦猶昭仁寺碑之強名為虞永興耳實則非也又考可大書楊歷碑款稱義男歷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為宰輔取媚奄人至以義父事其父洪忍無耻可謂至矣雖果出可大手吾猶將削之况决非是乎妄意題署坐令玉真於千載後蒙此大耻余特雪之可為大快

焯按此兩跋謂靈飛經决非鍾可大書而竹

唐李邕題卷五  
雲定本謂是唐經生書并非王真公主所寫  
自當以竹雲本為正以其議論辯博因補錄  
之以為談助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見竹雲本

淳熙續帖殘字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謙卦見竹雲本

唐李邕縉雲帖

李北海縉雲帖前帖則新絳所收後則董氏戲  
鴻所刻而文字參差各異如此正如魯公廉脯  
帖墨蹟與宋榻彼此不同未據何者為定聊並  
錄之

唐韓愈書

昌黎先生書流傳於世者絕少獨此三行一十  
八字載希白潭帖中格韻端勁英光毅然使人

望而生敬余臨此時亦齋宿乃敢落筆也

漢將紀信碑

紀信漢高帝將也漢三年項羽圍滎陽急五月將軍紀信請誑楚於是詐為漢王乘黃屋左纛詣楚軍曰漢食且盡王降楚及見乃紀信也問漢王安在曰已從東門出矣於是項王燒殺信當是時羽用范增計急圍滎陽兵少食盡微紀信即沛公已矣及帝定天下論功行賞不及紀

信史遷班固亦不為立傳至武后長安二年滎陽令會稽孔祖舜始作頌樹碑然後紀信之忠始顯於世余嘗論漢有大忠之臣二而蕭曹韓彭為次鴻門之會沛公事急矣入與同命者獨有一樊噲滎陽之圍死不旋踵矣誑楚全生者獨有一紀信此二人者不煩一兵不折一矢獨以一身出帝於死可不謂義烈者乎其不及賞非直高帝之過蓋呂氏實隱有罪焉后性剽鷲

意  
在  
陰  
鉏  
大  
臣  
以  
強  
諸  
呂  
雖  
其  
存  
者  
猶  
且  
欲  
漸  
次  
除  
治  
况  
身  
死  
已  
久  
者  
乎  
免  
盡  
狗  
烹  
固  
高  
祖  
之  
志  
呂  
后  
窺  
破  
微  
隱  
更  
益  
狠  
忍  
以  
遂  
其  
私  
如  
紀  
信  
之  
死  
豈  
遂  
忘  
之  
蓋  
直  
以  
為  
愜  
于  
志  
而  
造  
物  
者  
陰  
為  
驅  
除  
其  
疾  
耳  
獨  
惜  
以  
高  
帝  
之  
英  
雄  
乃  
使  
一  
婦  
人  
得  
制  
其  
功  
臣  
生  
死  
之  
命  
而  
漢  
祚  
幾  
遂  
潛  
移  
嗚  
呼  
此  
戚  
夫  
人  
人  
疏  
之  
禍  
所  
以  
罪  
同  
武  
氏  
也  
歟  
隸  
法  
自  
鍾  
繇  
勸  
進  
授  
禪  
二  
碑  
已  
截  
今  
古  
不  
復

漢人渾噩風格此碑立於唐初去漢為遠然筆力練勁無唐人纖巧習氣故是可尚惜前幅脫失五十餘字未為全玩然傳本絕少拓亦數百年前物余故錄而存之

此碑唐鍾繇京書三彌底部論上卷  
雍正丙午余請假南還過淮陰程生風衣贈余  
三彌底部論一卷硬黃帙楷書隸法似靈飛經  
而有沉雄之氣靈飛秀潤入髓正是女郎書此

此卷前存白描十片  
應真  
後可此論卷下青控也三拾  
郵自庚起之投贈  
天寶大和出供卷山中

唐書是也卷五  
書比之靈飛秀潤則同而雄姿逸態又別一風格自當為鍾可大也或以紙為藏經紙當是宋經生書按董廣川書跋云古人以樹皮作紙名穀紙至以藥汁涅槃點治槌裱則為經紙今世所見晉宋帖多作經紙硬黃姚寬西溪叢語云爾則經紙自晉唐以來蓋皆有之至宋而絕是經紙止于宋非始于宋也余曩在秘府見唐摸晉帖往往多經紙書但色之深淺或不同耳

此見適中神經亦硬黃紙書與此正同則此故當是唐時書無疑按藏經三彌底部論凡三卷此所書者為第一卷裱潢家以失去後兩卷故於首尾標目下剗去卷上二字中間文字段落亦頗有異同不能一一校正紙凡一十四接行凡三百一十四字凡四千四百二十八紙芳墨鮮清和秀潤足為墨林希覲卷前有李龍眠白描羅漢精古殊絕余嘗見吳道子天龍八部真

跡筆法絕相似則知龍眠畫法信是僧繇道子  
適嗣而此為龍眠絕經意跡也羅漢十六尊或  
謂未全按古人畫羅漢多十六尊余見貫休真  
跡止十六無十八也風衣作人曠朗重交遊如  
此雙絕奇跡乃以贈我略無繫悒我當奈何  
焯按竹雲定本跋靈飛經有得唐經生書三  
彌底部論於淮陰與此經無異語而此跋內  
一云自當為鍾可大又云當是唐書標目

所書俱一時懸揣耳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曩見褚河南同州聖教序以為與雁塔本故是

此本陸謹庭云  
是真本先是  
吳下一標坊為  
江姓者所為後  
君母之法存  
何處大約仍在  
蘇州。今於尚  
原冬得其真  
本矣

一書而刻本肥瘦一何懸絕至此同州本刻  
法精妙非若近今惡刻不工者疑不能明也  
今見孟法師碑刻乃知同州本一點一拂皆  
準此碑而刻來自成一格此唐刻之可貴  
也碑以貞觀十六年書考唐史是年岑文本正  
十三

此後漢說  
忍竊按改  
三屏正之  
在孟法師碑  
考內

唐丹是別卷五  
晉中書侍郎褚河南以貞觀十五年六月諫沮  
太宗封禪遷諫議大夫則十六年書碑正合又  
河南以顯慶三年戊午薨於愛州貶所年六十  
有三上追貞觀十六年壬寅方四十有七是時  
年力壯盛正是專師智永時而鳳洲以為絕似  
率更未見有一毫似處又由顯慶三年戊午上  
追六十三歲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  
其書雁塔聖教序在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為

河南五十八歲後孟法師碑十有亦年是時河  
南書法專師漢韓勅夫子廟碑竟至形神畢肖  
故融釋脫落幾似筆不落紙還視孟法師碑猶  
未免有筆痕墨跡而世人競推孟法師碑當由  
碑廢已久世不多見故貴之耳實則孟法師碑  
不及聖教序遠也鳳洲不細考時序橫生多少  
閑議論可謂無識鳳洲之言是也考其碑非也詳  
向見孟法師碑兩覆本一為孫北海少宰所藏

一為梁真定相國所藏皆絕歎以為妙跡然按  
其筆法絕似王彥超重刻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竟疑虞褚妙跡不過如此非有甚不可及處  
及今見唐刻真本乃知去覆本甚遠玩其筆妙  
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妙處非筆墨所能盡  
知黃山谷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所謂孔廟虞  
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可謂非虛語矣

虞舟題跋卷六原第九

王翁林先生著

吳興陳焯映之  
秀州楊建立三校訂

唐顏真卿多寶塔碑

多寶塔為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  
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孔子廟堂碑亦同  
時書斷食來久僅存數十字矣此碑書法腴勁  
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為工獨此碑



腴不臃肉健不臃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  
變化正其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王元美論此  
碑謂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是則  
固然然近世學顏書者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潤  
導之正須從此覓指南車爾有明內庫所藏宗  
本亦嘗見十許冊大約皆同時搨字畫風神纖  
毫不失唯以墨法老嫩之間微分優劣爾如此  
本之墨光如漆古香滿紙向之所見無第二也

嶰谷吾友邁此殊絕過吾九龍山齋出以示我  
獨不畏見者豪奪乎嶰谷慎之

唐顏真卿東方朔畫像贊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送裴將軍詩

新史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  
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及而斷則  
此裴將軍正旻也北伐奚人矢迎刀而斷詩所  
謂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才者也是善劍舞唐

文宗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  
絕詩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也是以  
龍華軍使守北平一日射虎得三十一詩所謂  
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者也則公此詩蓋字  
字實錄絕無一語溢美而詞氣踔厲筆力雄偉  
驚心動魄如此蓋由裴公奔雷掣電之奇與魯  
公忠義激昂之氣兩相激發故不覺詞翰縱逸  
不可逼壓後世讀其詩觀其書法尚足庶頑立

懦則當日公之忠肝義膽爭光日月為可知矣  
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絕一世余題為魯公  
第一奇跡不虛也此書流傳絕少平生唯見兩  
卷而字跡微有不同豈公當日有兩本耶董思  
白言婁江王弇州所藏與余後見一本互有同  
異而後本差勝如思白言則公曾書兩本信矣  
米海嶽論爭坐稿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  
於意外最為傑思黃山谷云奇傑秀拔奄有魏

唐子思子卷二  
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皆為法  
度所掩豈若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  
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  
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蓋自右軍來未  
開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所謂善  
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  
鬱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未由臻此不求其本  
而但倣其面目亦未為善學者也欲學古人不

可不知此語

唐顏真卿祭姪季明稿

肅宗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  
先是安祿山反遣其將蔣欽湊等以五千衆守  
土門公從兄常山太守杲卿起兵討賊以計殺  
欽湊開土門之路并擒其將高邈何千年遣子  
泉明械送京師公所謂土門既開克成大慶者  
也泉明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攘為己功留泉

唐李是公卷六  
明不遣及告急承業又擁兵不救城遂陷杲卿  
死之并幼子季明等皆被害公所謂賊臣不救  
父陷子死者也承業既欲攘功乃厚遣泉明還  
而陰令翟喬賊於路翟以情告得免遂客壽陽  
又為史思明所獲裹以草送幽州所謂泉明比  
者再陷常山者也泉明既獲免乃歸公時公刺  
蒲州令泉明往河北購杲卿等屍杲卿失一足  
季明僅得一首所謂念爾遺殘首櫬同還者也

元陳繹曾謂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同  
葬長安鳳栖原誤也又舊史不載季明之死新  
史則云兵加季明頸以脅杲卿杲卿不屈遂被  
殺今觀此文乃知季明歸櫬惟首而已哀哉此  
文作於季明首櫬歸蒲之日魯公痛其忠義身  
殘故縈紆鬱悶和血迸淚不自意其筆之所至  
而頓挫鬱屈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跡意爾時  
祭杲卿亦必有稿想其奇古必更過此惜已

已之又行狀及新史皆稱乾元元年改公蒲州  
刺史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公所自署乃云開國  
侯蓋行狀及史之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杲卿歸髮事舊史不載新史但記其略云杲卿  
被殺殉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  
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  
疑之髮若動云又魯公所撰杲卿碑云公初被  
殺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

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  
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馮床而哭忽聞聲如  
鞭床者髮箱跳而前夫人始駭信之此事恠甚  
然以杲卿之忠烈其精誠直可貫日月薄蒼旻  
雖骨化魂銷千載以下血當成碧况及身之膚  
髮乎箱跳而前固無足異且魯公非妄語者其  
為杲卿作碑應更無誑故新史亦因之特語少  
簡耳此碑唐元和中已巳宋趙德甫金石錄特

唐顏真卿告豪州伯父稿  
據公甥盧佐元所重書者詳錄其事恐久遠湮  
沒故牽連書之著於祭姪稿後

唐顏真卿告豪州伯父稿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刺蒲州尋為酷吏唐旻所  
誣改刺饒州至東京遂以一門恤贈及戚屬還  
京告於豪州伯父豪州名元孫杲卿父也因有  
告故祭以成禮以非特祭故叙而不文世稱祭  
伯父者非也祭季明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

其書頓挫鬱屈不可控勒此告伯父心氣和平  
故容夷婉暢無復祭姪奇崛之氣所謂沙樂方  
笑言哀已歎情事不同書法亦隨以異應感之  
理也按史常山城陷杲卿為賊所執械送東都  
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妻女及長史袁履  
謙等妻女數百人賊皆繫之獄及郭子儀李光  
弼自土門東下收復常山乃破械出之給遣周  
厚會泉明求訪戚屬亦至乃悉以歸蒲州於時

魯公判蒲州也告文云脫於賊手並得歸京蓋  
既歸蒲公隨所歸資送之故並得歸京也告文  
云甥姪李明盧逖等八人皆被賊害舊史載杲  
卿幼子誕姪詡新史顏春卿等載杲卿甥博野  
尉沈盈并此李明盧逖凡五人而亡其三家廟  
碑乃有子幹沛及頗頗者公之子劉客奴以漁  
陽歸順公遣泛海為質者也於是八人始全又  
按史公以土門既開十七部同日歸順加戶部

侍郎後朝肅宗於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河北採訪招討使至德二載四月公朝鳳翔  
授憲部尚書官位次第與此文不合當由史誤  
或公欲約言之故不復計其先後歟又家廟後  
叙魯公子有沂水縣男頽新泰縣男碩此文無  
之意爾時尚幼未有所立故不之及而此文有  
華亭丞袁衡家廟亦無之豈作家廟時袁衡已  
早逝歟所未詳矣

焯按顏魯公祭姪告伯二葉跋語竹雲本過於簡略不若此之考據詳賅也未一段山谷老人論爭坐書云云竹雲本正同不復錄

唐顏真卿華岳題名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為御史唐吳誣構即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岳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官官外誣於酷

吏連遭貶斥罷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題名華岳如無所事者然蓋公之義命自安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

金天王華岳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為金天王

唐顏真卿乞米帖見竹雲本

焯按竹雲定本乞米帖目外公出與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一日内跋二則此本牽連



及之當以為正

唐顏真卿乍奉緯帖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送蔡明遠叙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中興頌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劉中使帖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竹山聯句

按公以大歷七年秋九月除湖州刺史九年三月與處士陸羽等十八天聯句於潘氏竹山書

堂時公年六十有六年譜載聯句於大歷八年誤也先是公以天寶中作韻海鏡源屬祿山亂中止及刺湖州乃以大歷八年與沙門法海李萼陸羽等十九人增脩於陸處士之三癸亭九年春遂終其事上之此聯句於一十八人內同者處士陸羽廣漢李萼河東裴脩河南陸士脩京兆韋允穎粲潘述并公凡八人蓋增脩韻海之暇春和景明集燕於潘氏書堂聯句為樂碑

唐子昂題卷六  
銘所謂絲吾著書羣彥惠臻者也時公與元載  
不協加勤於政而公務餘閒仍復優游攄適如  
此不特可以見公之政治并其不畏強禦不懼  
禍譴胸次浩落亦可見矣此卷宣和御府所收  
康熙間歸真定梁相國刻秋碧帖中顏楷之存  
於今唯此及自書告朱巨川告三種而已宋人  
論魯公書原本登善觀其大凡無毛髮似處余  
悉心臨寫恍然有契乃知褚顏兩家非徒用筆

不殊即其結體亦無一不合東坡云論畫以形  
似見與兒童隣古人精鑒信非兒童輩所能望  
見鼻孔也

唐顏真卿送劉太冲叙

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  
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  
劉太冲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  
闕上半行太冲彭三字尚完冲字有微闕劉字

關右半劉上尚關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吾謂唐人善鈎摹此叙必有別本即此可見世稱顏書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故能為右軍適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顏公盡絕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所以不及右軍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故知龍跳虎卧正是規矩之至

焯按此跋前有二段已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自書太子少師告

按唐史大歷九年代宗崩德宗立以公充禮儀使明年改元建中八月加公太子少師時盧杞忌公切骨公以直不為所容名雖尊之實遠之也是時公年七十有二去公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有七不過五年此後惟有朱巨川告耳然風力不及此遠矣

先生之知顏者過  
於其不知歐者

臨顏書者當得其澹古之韻。但以雄厚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減懷恪碑正相類。乃顏言之絕清瘦者。余歛其浮情。不令脉興。五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契耳。

魯公自書告董文敏稱其奇古。豪宕為魯公書。所絕少。余前臨此告。以為奇古不難。須得其淳淡之趣。乃佳。宋人論顏書。謂出自褚。顏之與褚。了不相似。而以為體源一同。此可謂知書者矣。

臨古而不得其髓。終日鹿鹿。徒勞脚板耳。折盡骨肉。自現清淨法身。乃為得之。余此卷猶有媿於斯語。

魯公自書告為真定梁相國所藏。往在京師。曾一見之。白麻紙。書墨光如漆。遠出朱臣川告上。蓋魯公絕矜練作也。時余責授吏部。竟日承事。乾清門未暇。摸取雍正二年太保年雙峰入觀。還過真定。購之以西。逾年。余南還。與蔣拙

存遇於二泉則魯公告已摹取來矣武陵渙人  
再入花源欣快無比兩年來每喜為人臨寫不  
可數計此卷亦其一也筆力道古頗不失魯公  
手意右軍嘗自題其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  
聊存之僕於此卷亦云

八月九日為稻兒生日以此卷付之魯公老骨  
如錢子子孫孫一門忠孝千載以後談顏氏者  
齒頰猶香至於名位壽考皆居最盛老夫之望

汝特餘事耳

唐顏真卿朱臣川告

朱臣川告縮本米海嶽以金梭從朱氏孫所易  
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  
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也然  
此告後自書告三年耳其風骨更老乃筆力翻  
覺小劣何歟豈為人書與其所自書固不能無  
間歟余叅以自書告筆法令就古澹歸於雄渾

庶不至遺恨佐史耳

朱巨川小楷告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小楷真蹟董文敏極稱之每舉以為學者楷法刻戲鴻帖中摸搨凡下殊失魯公手意余稍叅以多寶塔碑筆法追摸一本老目眇昏不能及其萬一然六十老人作如此蠅頭細書乃能不用眼鏡之一奇也

唐顏真卿鹿脯帖

鹿脯帖墨跡與宋搨本不惟字形不同文亦小異故董宗伯有宋搨不足據之語然墨跡駘宕宋本古雅正自不容軒輊矣

唐顏真卿華嚴帖

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發沒羽余稍叅以劉太冲蔡明遠等叙令就疏宕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

唐顏真卿元靜先生碑

公以大歷六年罷判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二年為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為之作碑留元劉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召公為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余在京時得一本球圖視之昔人稱此碑筆法與家廟同余按魯公晚年所書碑跌宕莫如宋廣平肅括莫如家廟此碑風格正在廣平家廟之間信是魯公極筆

唐顏真卿家廟碑

自秦造分隸至以東漢增減任意譌舛相錯篆  
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  
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喪亂之  
餘譌以滋譌遞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  
宗相繼右文書學漸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  
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  
百餘年顏元孫作千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扞之  
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

合無敢或有出入匪唯字體用筆亦純以之雖  
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  
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真不  
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為魯公病豈知寧樸  
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  
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  
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道厚  
又為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



穆之意故其為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  
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  
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  
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  
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郊野宋初太  
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巖者始告於殿中  
侍御史師頑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植學宮書  
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清朗然比於元刻氣味

今古迥絕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樵夫牧豎毀壞  
李延巖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未之詳耳元本兩  
側字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  
便觀覽又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  
叙立廟規則而知而搨者絕少余并臨於後文  
闕四字據都穆金薤琳瑯補之於是家廟碑  
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  
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巖篆跋亦夢英所

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  
有五日乃完即日晚書其後

陸士衡云文以述祖德為美此碑為魯公述祖  
德之書讀其文不獨見顏氏世有令德兼且世  
薦忠貞自子淵來族望之盛未有如顏氏者所  
以獨最孔門足與孔氏媲美也吾嘗說天之生  
材為力有限既生孔子必不能更生顏子故顏  
子不免早折然雖早折而天意未盡故世世流

衍至於無窮理勢然也此碑文字蕪蔓頗不中  
程律然樸茂之中自有風義弇州謂風稜秀出  
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信是定論魯  
公書碑滿天下及其末也盡於此碑若固知其  
必死而詳述祖德以正其終者述祖德孝也死  
希烈忠也忠孝之至通於天命嗚呼豈苟然哉  
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魯公少孤故於  
勤禮昭甫兩世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

其於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  
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  
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祖廟制親盡則  
祧以親而言思魯為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  
則勤禮昭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  
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既不諱自祖以上  
槩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徒以  
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

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按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  
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  
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  
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為不合於臨文不諱  
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温趙郡人官至將作  
監其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徐鉉  
云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

陽冰不治之義故字少温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為陽凝有讀久者便以為誤實則當為冰凍之冰若云陽凝則於少温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少者以久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一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鏡主之主也今魯公家廟碑書冰作氷并於冰省一筆其非疑可知不然不應以目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

虛舟題跋卷七原第十

王箬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秀州楊

建立三

校訂

唐顏真卿奉命帖見竹雲本

唐顏真卿郭太保廟碑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

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  
罷前命但以公檢校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  
從容翰墨而為此碑常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  
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為其晚歲極淡到之  
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  
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魯  
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  
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為魯

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蓋徐  
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為之高出一  
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令公甫從戎功名  
未盛後十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  
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  
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  
為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浚入天

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無寧晷乃萬  
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為父立廟忠孝之盛  
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經紀也歟舊史書太  
保追封祁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略而  
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重臣而不  
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寶  
龍虎者十人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

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  
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為主故  
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於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  
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  
太宗嘗為此官屢表堅辭答詔有無待禮成曲  
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  
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豈碑立於十一

唐李元通卷七  
月當拜命之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  
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為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  
不世世忠孝自古名臣徃徃無後獨令公子孫  
無復遺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  
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

唐顏真卿論坐稿

書稱英又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

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  
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  
其破思明之功及英又留守東都史稱其無撿  
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拒回  
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  
時不免稍有假借為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  
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又  
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唐文苑英華卷之七  
三稿祭姪為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  
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  
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  
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  
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  
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  
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  
為蘭亭後勁也

映之按竹雲定本少此二條補錄之

唐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魯公麻姑仙壇記在江西南城縣有大小二本  
魯公平生得陶八八刀圭之術雅好攝生故於  
神仙之事每津津道之如華姑壇元靜先生碑  
及麻姑記皆其所極矜練書故刻一碑未已又  
刻一碑既書大字又書小字蓋於此事實親切  
有味故不憚煩複如此陸放翁謂用羊紉子覘



山故事未為知魯公之深者也觀公死李希烈  
難後猶有羅浮札書寄小顏邨之事則公之得  
力於餐霞之術可知特以公忠義貫日月勲業  
蓋天地故不復以此為公異耳公之作此書蓋  
已退筆回其勢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  
其所以神也碑不知毀自何年吳文正公云麻  
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寔失  
其真嗚呼豈書到妙來雖天帝亦復忘之耶

碑書於大歷六年四月公時年六十有三顏公  
書碑必稱官伐獨此碑僅書名姓按公以大歷  
三年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臨川代到七年  
九月至東京始除湖州刺史則六年四月公雖  
未去撫州而已不復刺撫故不稱撫州刺史也  
昔羲之事五斗米道自下稱民謝安石亦自稱  
道民公作此碑時暫得解組心便翛然濁世浮  
塵不復一毫羈絆區區官伐脫然何有既不外

張亦無自貶與王謝風規固有同塗異轍矣  
顏公作書體合篆籀不肯一筆出入此碑獨不  
然來字暨蓬萊字皆書作來既而自覺其誤復  
改從來閒字篆法門中從月徐鍇曰夫門夜閉  
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也無從日字者碑書閒  
字作日乃是俗字後來人間字從日誤從此始  
小字刻覆本不可一二數大字本絕少十五年  
前曾見一本於京師為義門何太史所藏欲從

借摸不可得也今年五月初新建裘魯青從歸  
安鄭芷畦借得一本寄余以其難見絕人事精  
摸一本然後還之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趙德甫金石錄謂小字本世亦以為魯公書驗  
其筆法殊不類故陳正字無已謂余嘗見黃魯  
直言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  
名無已不能記也而歐陽公集古錄言此記道

勁緊結尤為精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  
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放翁  
云魯公麻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通志金石  
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仙壇記元柳待制  
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  
林巖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小字本當  
時已毀今世所云皆覆刻本形模雖是神彩頓  
殊矣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為新建表魯青所

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構無毫髮異惟見鞭著經  
背作具鞭疊字皆作：為小異耳

顏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頌小者無過麻姑壇  
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構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  
中興非大麻姑非小則於顏書思過半矣

唐顏真卿宋廣平碑并碑側記見竹雲本  
唐柳公權元秘塔碑

唐初書學首重歐虞至於中葉盛稱顏柳兩家

唐弁是品卷七  
皆以勁健為宗柳更清瘦元秘塔故是誠懸極  
矜練之作此本與余所藏正同皆是有明內庫  
宗本除銜食外鋒鏘纖毫不失今石在關中雖  
猶如故然亦已甚頽矣碑文裴休所作休於禪  
理最深此獨侈陳大達恩遇文亦方幅渺義味  
而唐文粹收之殊不可曉

唐柳公權司馬公達帖

以篆籀法作行楷僅見誠懸此書把玩久之使

人有天際真人想僕論書法謂歐褚自隸來顏  
柳從篆出觀此尤信唐中葉書家首推顏柳顏  
書渾勁而柳較肅括矣學顏書須從柳入以其  
筆徑濯濯有跡可尋也

唐王居士磚塔銘

居士諱公字孝寬太原晉陽人蓋儒而佛者也  
以顯慶元年丙辰卒上官靈芝撰銘敬客書敬  
客名不顯於時然其書法特為瘦勁大類褚公

則知唐世能書人多不免為巨公掩耳敬氏之族罕知名者惟後魏有敬顯雋一人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車騎侯大有勲伐此敬容者豈即其子孫歟邵陽褚千峰言碑在梗梓谷向止存後半今已廢為柱礎矣此本猶完好可誦為吳中錢生鶴山所藏鶴山甚珍惜之客有以重貲購者靳勿與鶴山本貧士而苦愛如此即此碑之佳可知而鶴山之癖亦從可知

矣

唐李文墓志銘

此銘不著書撰人名氏然文特瘦削語不煩而意足與王居士磚塔銘同疑亦是上官靈芝撰書法瘦勁大得褚公手意亦與磚塔銘同則知亦敬容所書二碑一在顯慶元年丙辰一在永徽二年辛亥相去不過五六年其時同其書又同則知的為敬容書無疑特當時未嘗下款而

敬客書名不著故知之者少耳

唐白樂天書

右白傳寄元微之詩和明暢悅生態块然翻覺  
顏柳為拘信所謂散仙入聖者也

白傳到杭州帖比於寄微之詩已覺大就規程  
然意思灑灑終不可繩以格律良由胸次高故  
了乏筆墨蹊徑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見竹雲本

唐李商隱書見竹雲本作書月賦

唐林緯乾書

唐林緯乾深慰帖宣和書譜所載止此而已今  
此本尚在人間為越州汪氏所收余從其借觀  
留止旬月愛玩不舍因德惠其以鴨綠江片石  
精刻之損數十紙率被友人分取以去此本乃  
從墨跡摸取者自謂亦頗得筆念希世之寶不  
可再觀輒亦自珍惜之中郎虎賁尚有典型斯

之謂歟

唐僧懷素藏真律公三帖

米老論草書張顛以下但可懸之酒肆懷素稍加平淡時代歷之不能高古此藏真律公三帖於右軍臭味雖不免稍漓然縱逸中猶有嚴緊意正自飛動可愛素師勝張顛只此些子

焯按竹雲定本分作二目而少此一段自當以虛舟本為正

汝帖唐初四家書見竹雲本

唐陸柬之書見竹雲本日多朝散大夫字

唐蕭瑀書見竹雲本

唐孫思邈書見竹雲本

唐僧懷仁蘭亭後序

董思白論聖教序為懷仁習右軍書果爾則此書蘭亭後序亦當與聖教相符乃今細檢此書曾無一筆同者則彼為集右軍書而此則懷仁

自運無疑也又况聖教序中字凡為蘭亭所有者無不神合及書此序乃判若兩人盖此為懷仁本色書與集右軍者故應不同也思白好為新奇可喜之論而不求其當恐後來耳食者震於其名或據以為定故曰端而詳說之

唐狄仁傑書見竹雲本

唐張九齡書見竹雲本

唐李紳書見竹雲本

### 唐人雁塔題名

雁塔在今西安府南門外六里慈恩寺杜工部所謂高標跨蒼穹者是也貞觀間元奘自西域歸始於寺西建此塔久之頽圯長安中乃復更造按樊察題名序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錫燕曲江題名雁塔由是遂為故事會昌中宰相李德裕自以不由科第深貶進士始罷晏集向之題名削除殆盡故所存獨詩人逸士與公卿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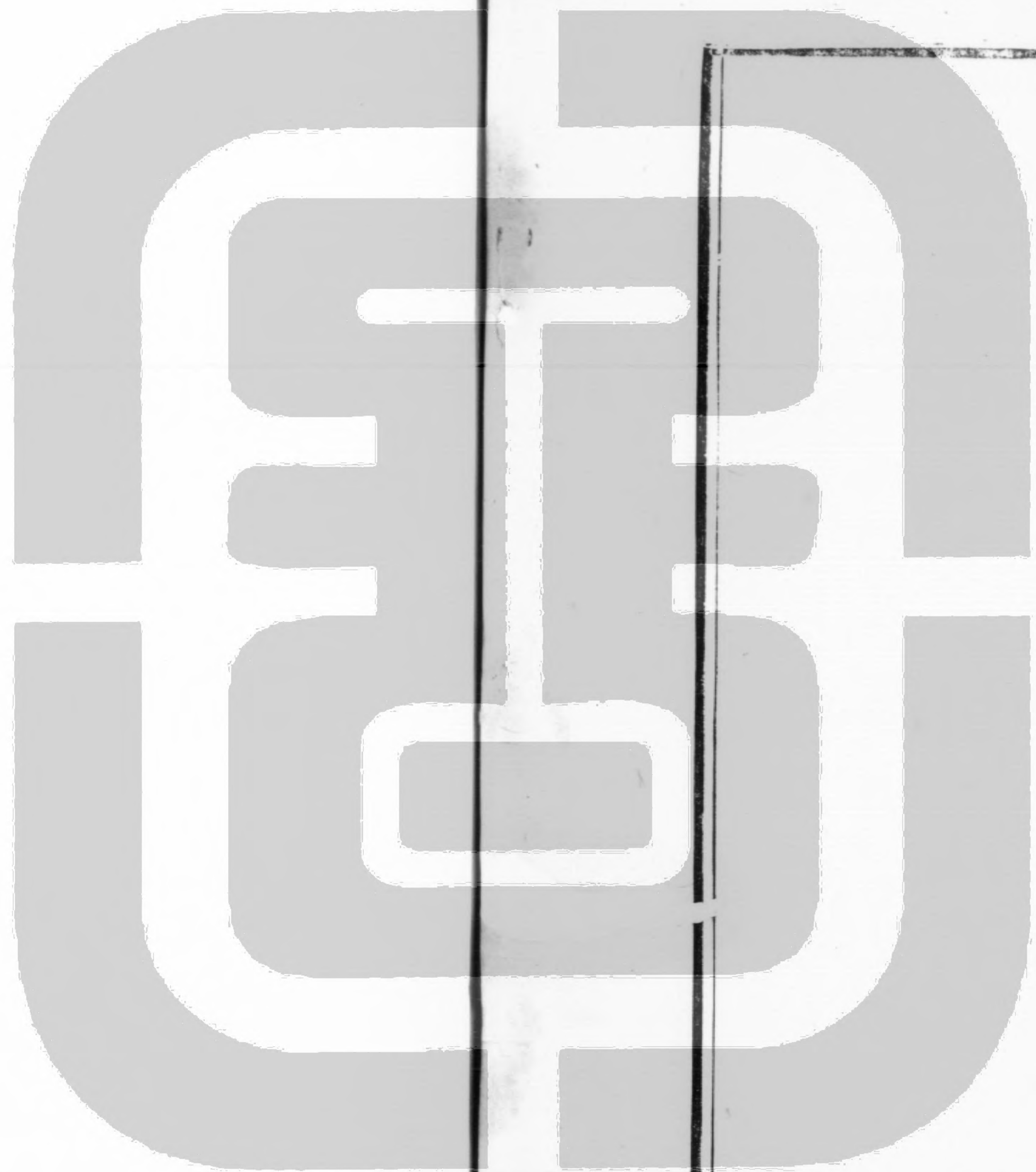


遊子弟為多五季寺廢惟塔獨存僧人蓮芳葺而新之然塗墜之餘唐人題字不復可見元豐中塔再火畫壁斷裂鄉人王正村刻刮甃壁始見題名數十重和戊戌大名柳城出使至秦始命盡剝斷壁汲水滌之俗書盡去舊題宛然於是所得十倍於昔曰命李知常知本精摸勒石屬王正村泚刻分為十卷置塔之西南隅隨其斷缺不復增一字改一筆於是一代奇蹟爛然

誠恐於今尚存  
片段可尋者  
須至其地乃可  
目訪求也

可觀康熙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為數段今已矣此榻吾友秦二南所收帑墨精古猶是明初所榻後有金人高有鄰師弟兩題元不花帖木兒一跋格韻卑弱遠不及唐人遠甚世運遷流今不逮古此可見矣

卷之九



阮若臺摹刻王夏鼎鐘鼎款識  
初印本

高九寸

橫寬一才一分

宋王夏齋鐘鼎款識揚州阮氏積古齋摹本



